



庶務日記

老
向
著

上海時代書局印行

論語叢書
庶務日記
老向著

上海時代書局印行

版 初 排 重 月 二 十 年 七 十 三 國 民

元 五 圓 金 價 售 冊 每

聊復爾爾序

『禍從口出』，說話自古稱難。道自己的文章沒寫好，未免自己掌嘴，而且有違論語戒條，心實不甘；說自己的創作得意，不行，這不過是個人生活的一段紀實，既非創令更未作，並無得意之可言；表白自己的生平吧，慚愧之至，闖人和名家始有生平，自己是一個鄉村百姓，不配有什麼生平。提筆之前，彷彿有一肚子話要叨叨叨；提筆之後，敢情才知道無話可談。退一步，就讓自己寬限自己，允許隨便說，胡說，亂說，但是向『誰』說？

到了田地間，我找到一位忙着準備種麥的農夫說：『這兒有一冊「庶務日記」。裏邊有些毛毛蟲，似乎與貴閣下有關係！』他會瞅你一眼，說，除了天下雨使他好好兒把麥子種上，鬼七魔八的庶務毛毛蟲，跟土地爺才有關係呢！在街上，我告訴老太太以同樣的話，她也許欣賞我說話的態度與神情，如果我的態度與神情值得欣賞；但是一個鄉間老太太若能懂得『庶務何物』了，也許根本不再會有這本『日記』。

把這本書貢獻給具有高眼的學者們，說道：『權威！這篇東西寫得如何？文字還通順嗎？』他們不是昂然其頭，毫不理會；就許淡淡的說：『亘古如斯，衙門嗎；何必又瑣瑣碎碎？』

碎的寫這官場現形記！」那，這算你「不可與言而與之言」，自取其辱！

對一般混大小衙門的官人說：「瞧！這部書裏似乎有你的股份！」也許能烘起他的活趣。不過在看了之後，他若不承認裏面有他還好，省得麻煩；萬一他的姓氏，他的行爲，他的言論有一滴半點類似書中，他把臉一紅，說是影射他，再一怒到法院裏去告狀，那才教人「吃不了兜着走」呢！別，別惹衙門裏的人！

頗願對一般純潔英俊，將來準得升官發財的青年們說：『老兄，這本書也許能幫助您學些衙門裏的規矩，居官的技術！』那些青年們或許誤會書中寫的是外國，是古代；或許壓根兒不相信有這些事兒；自己又何必徒費唇舌？

早料及此，自己不該寫這本書，書局也不該印這本書。既寫既印之後，最好是不「再」說什麼了，所以也就不「再」說什麼。

二十三，九，一八之夜，約在日本進攻北大營之時。

庶務日記

四月二十四日

高科長來了。高科長說過：『那個公鴨嗓兒的賣青菜的一吆喝，我就知道是上衙門的時候兒了，用不着看錶。』

我們正站在院裏一棵玉蘭花旁邊閑說話兒，猛聽見門崗放開了嗓門兒喊一聲『立正』，不用抬頭，就知道是高科長來了。——門崗要不是對庶務科長這樣正管兒上司，不會賣那麼大力氣喊『立正』。

我們裝出急急忙忙的要到辦公室去的神氣，緊走了兩步，付着勁兒恰巧到了辦公室的門口兒，科長跟着也到了；於是我們站立兩廂，讓科長先進去。這雖然是細節，可是在混衙門的人就不容無視。科長對於這一點兒，曾經面獎，說我懂規矩，趙科員雖然在法國待了好幾年，可是他沒有這點兒機伶勁兒，所以他每月比咱少掙五元而只有四十五。

差是的，不，工友，給科長打了個手巾把兒，兩頭涼，中間熱，擰成麻花的样子。科長邊兒擦着臉，一邊兒說：『次長公館在九點半鐘要兩輛汽車，想着點兒，別誤了。』這是

對我說的。我立刻拿起筆來就記在便條兒上，大有「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，這點兒事還會記不住？」的氣概。

「次長公館要打書架子，材料要頂貴的。你去金陵大學圖書館，找他的主任，參觀他們的架子的樣式，比着做。」這是科長命令趙科員的話。

「哈次長家裏，屋裏都滿了，哈再要書架在哪兒擺呢？」趙科員懷疑的說。「哈」是他的口頭語兒。

科長瞅了他一眼，沒言語。趙科員還以為是科長接受了他的高見，很得意；又接着說：「哈不該是南京的木匠太笨，怕做不了：哈像法國的書架子……」

「又是法國，又是法國！你眼前是在中國呢，你知道嗎？」高科長說的聲音並不高，可是很有勁，顏色也塗着適宜的嚴厲。

趙科員當頭挨了一棒，好像下相棋被人打了「悶宮兒」，紫着臉，拿起帽子來，說：「哈麼我就到金陵大學去就是。」

趙科員出去了，科長似乎餘怒未息，說：「真討厭！動不動就提法國，好像法國是他們家裏的，要沒有你們這些外國通，中國的事兒還不致於這麼糟。咱沒到過法國，一月照樣兒

拿他三百五，你在法國待了十二年，也不過淨給人家送豆汁兒來着。」

『真是的！』我接了這麼一句。我常接上這一句，因為我不知道說什麼好。

『今天是次長太太上蕪湖去，我得送她上船，到九點你想着告訴我一聲兒，我此刻要到吳祕書屋裏去。』科長這樣說了，又點着一枝煙，才邁着沈卓的官步兒出了辦公室。

我又用筆在那便條兒上『九點半，公館，汽車』之下，添了『九點，科長送』幾個字。然後扯下這張便條兒，貼在眼前的牆上。科長囑咐了會子，真個的再忘了，那還算什麼公事？

吳祕書要到雲南去調查什麼案子，我們『語焉不詳』。就知道他自己說：『這是充軍去』，當人們向他道喜的時候兒。可是科長們的私議，說他要運動公報處的處長，而現任的朱處長是次長的人，所以他這趙述差使就決定了。可也有說這是次長賄濟他。總而言之，衙門裏的事兒，複雜。

公報處朱處長提議要給吳祕書餞行，當然沒有不伸着雙手贊成的，因為作官要免去酬應，似乎也太寂寞了。每逢宴會，定酒席當然是庶務的責任。可是在哪一家飯莊，他們的意見紛歧，老也決不定。先寫了一批請客帖，說是在北門橋；後來又改在府東街；還沒五分

鐘，又說改在次長公館，因為這樣兒，在吃飯前後還可以打八圈牌；可是又有人說飯莊來回車錢，再加上燴菜錢，至少得多費四五十元；於是『在次長公館』這個提議取消，還是到府東街。

這一批請客帖剛剛打發清楚，吳祕書要還席的一批接着又來了。『來而不往，非禮也』作官的萬不能輸理。不過書記們最怕給吳祕書寫東西，因為他要看着哪個字兒寫得不如意，他會當面撕了；把書記大罵一頓。他太要面子，平常穿的衣服上連個摺兒都沒有，永遠像是新換上的；未曾坐下，先看看椅子。喝水輕易不用別人的茶杯。衙門裏都說他又尖又酸。次長也要了十個請客帖去，不知道是請誰。

這樣兒，這上午的辦公時間，就很容易混過去了。可是忙的連報也沒有顧得看。

下午一點多鐘。高科長自江邊兒上回來。不住的稱道次長太太的能幹，要不是歲數太大了，簡直可以說是模範女性。他自己認為可笑似的，這樣說：『剛自碼頭上送走一位太太，又從車站上接來一位柳女士。』他認為最得意的是同柳女士坐着一輛汽車在馬路上跑。這一次才使他不能不打心裏稱贊柳女士的美麗。

趙科員進來報告他到金陵大學參觀書架子的結果。他說：『哈木料是麻力的最好，松木

有膠質，黏書皮，不很好，哈裏最多不能過三尺，再寬了，中間最容易壓得凹下去。哈裏裏不能過六尺五，再高拿書就不方便了。」

「作幾層啊？」科長問。

「哈，我沒看清；哈木匠總知道……」趙科員回答着沒什麼把握。可是科長沒有再往下追，只說：「你去叫木廠裏老板，領着他去看看樣子，講講價兒。」

趙科員聽了剛要走，科長又說：「回來！次長公館要搭涼棚！你想着這件事兒！等次長太太回來了再搭！昨天醬油是哪兒買的呀？」

「哈是在府東街買的，怎麼樣，還能用麼？」趙科員問。

「下回還買那兒的！今天我問次長太太，說比上次買的那個略好一點兒。」

「高科長！處長在祕書室，請你就去！」一位工友這樣說。

「好。就去！」科長說：「沒別的事兒，又是要汽車。公家這麼幾輛破車，誰也想揩油！」說罷，吸着煙去了。

四月二十五日

我親眼看見高科長在五分鐘以內打了兩個重要的哈氣：一個是在他剛走進衙門，對着門

崗揚手還禮的時候兒，嘴張得極大，時間也長；一個是跟趙科員說話的時候兒。嘴雖不大，而表示疲倦的程度却很深。

「我纔真是寬大頭呢，輸錢還不算，還得陪着他們熬夜！待會兒我得回去睡覺，大概次長在上午也不能來。」高科長懶洋洋的這樣說。

「北伐軍克復了濟南，科長聽得說了沒有？」我這樣插了一句。也可以說是「管丈母娘叫大嫂——沒話找話兒。」

「昨天夜裏就聽說了，外交部的一個人給次長打電話說革命軍到了濟南；那時候兒次長剛和了個滿貫，盈了好幾百塊。」科長說。

「哈不用問，柳女士一定在旁邊指着兒來。」趙科員說。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高科長對趙科員詰問着，顯然的表示無限的驚訝。

「哈全衙門裏的人，有幾個不知道的呀？」趙科員說着，狡猾的一笑，彷彿說不要聽不起老趙，老趙也會知道別人的，甚而至於次長的祕密。

高科長聽了，拼命的吸了兩口煙，也似乎正在找話說。這時候兒，搭涼棚的老闆開了一張估單，拿着進來；書記把工友們的工資簿已經造好，也拿着進來；科長接過估單去，還沒

有顧得看，朱處長和吳祕書又大聲說笑着進來。一間庶務辦公室，立刻擠滿了。

「老趙！我聽說上月你的小腳兒媳婦兒找上你來了，你怎麼說是你媽來了呢？」吳祕書見了趙科員，照例要痛痛快快的嘲笑一陣。

「沒有哈麼回子事！」趙科員萬分侷促的說，臉上紅紅的，預備跑出去。

「別跑，老趙，有正經話講！」吳祕書說。

「您老人家有什麼話？」趙科員果然停住腳不動。

「昨兒個次長誇獎你來，說趙某人面帶忠厚，人甚老誠，……」

「哈我謝謝吳祕書。哈請你老人家提拔提拔罷！」

「嘿！」朱處長說，「瞧老趙，嘴裏還有這一套呢！淨跟着你們高科長學的吧？」

高科長聽了一笑。這時候兒，那位搭棚的老闆躲出去了。

「你們也睡了一會兒沒有？」高科長問。

「沒有。」吳祕書答，「要幹上兩口這個，」說着打了個吸食鴉片的手式，「要支持多久就支持多久。你走了以後，我瞧着司長是支持不住了，還沒容我說話，次長早就讓人把燈預備好了。這，咱們還有什麼客氣的？我告訴你，嫖跟賭，和鴉片烟是夜間三友，離開是絕

對辦不了的。」

「先不要開你的話匣子！」處長說，「我跟高科長說一件正經事。」說着湊到科長的耳朵那兒去，低聲說，「今天下午次長請客，您想着派兩輛汽車去，給他接客人！」

「好好！可是請您告訴我，次長請誰呀？」高科長把聲音也放得很低的這樣問。

「請誰？」處長說着用手指頭在茶杯裏蘸了點兒水，在桌面兒上寫了一個「女」字。接着搖了搖頭，表示不甚以爲然的意思。

「怪不得要了請客帖去自己寫，我心裏的話，『原來裏邊還有許多的拐彎兒抹角兒呢。』」

「反正太太已經躲開了，怕什麼？」吳祕書插空兒找補上了一句。

「到時候兒，您派車去就是了，不要等他耍最好。」公報處長說着同吳祕書就往外走。

「就是，就是，絕對誤不了！」高科長說着也往外走，回過頭兒來說：「你替我記着點兒！」

好了，庶務室暫時寂靜了。

「老趙！」我叫了他一聲說，「什麼事兒啦這是？怎麼看着那麼鬼鬼祟祟的？」

趙科員把眼睛輪了一下，瞧着屋裏沒別人，悄悄的說：「哈咱們說個鄉下話兒吧，哈柳，

女士這兩天跟次長纏的一塊兒，拿棍子打，都打不開了。」說完裂着厚嘴唇直笑，好像是很得意這句的修辭。

剛說到這兒，那搭棚的老闆又到屋裏來，說：「我把估單放在這兒，待會兒請科長看一下，我聽他老人家的信吧？」可是他的話還沒完，可巧高科長打外邊兒進來了。

「怎麼樣？」高科長說，「你開的價錢太貴！你到次長公館裏看過了？等次長太太回來了再搭。我現在沒工夫，晚上你到我家裏去，再講價錢，現在你先回去！」

那老板的兩隻大眼睛一個勁兒的轉，嘴裏間斷着應了幾個「是！」，心領神會，得意的退出去。

「請示科長，哈小孩兒蚊帳和小孩兒床能出公賬麼？」趙科員說着，隨手兒把一張發票送到科長的面前。

「我不是早就告訴你，凡次長公館裏用的東西，都改成公賬麼？」科長說。

「哈改是改了，哈你看這不是開的部裏的發票麼？不過，哈部裏沒有小孩兒，哈別人要問爲什麼要買小孩兒蚊帳？……」趙科員說到這兒不往下說，單候科長的口示。

高科長沈吟不語，拿着那張發票出神。

『還有，』趙科員說，『次長小姐薦來的那位工友，給多少錢？按規矩，新來的工友都是十二元。』

『這不能按十二元給。』科長說，『這張發單先攔在這兒。你先去看他們信差誰在家，讓他立刻到次長公館裏去。』

趙科員出去了，高科長也戴上帽子回了公館。十二點到了，下衙門的鈴鐺一響，並沒有剩下幾個人從大門裏走出去。因此一部分沒有來，一部分早散了。

下午奉命參加一個中華民國拒毒會，有人報告說今年，中國自種鴉片收成很厚，銷路並不壞。有人說盼望中國能達到自種自吸的地步，也可以挽回利權。歸來僱人方車一輛，車錢小洋兩毫，折合大洋壹角柒分五，出公賬。

到四點鐘的時候兒，我要去找科長告訴他說：『該給公館派車去了。』趙科員說：『哈你最好不要找釘子碰！』

『怎麼？』我有點兒「莫名其妙」。

『哈咱們科長讓次長給抹了一鼻子灰。』趙科員低聲的說，伴着天眞的一笑。

『爲什麼呢？』我問。

「哈適才他給次長公館打電話，問預備什麼酒，那裏說什麼酒也不要；哈又問買什麼煙，那裏說什麼煙都買妥了；又問，哈什麼時候兒派汽車去好，那裏說無緣無故派車幹什麼。你瞧，這三個釘子有多麼硬？」

「咱們科長哪兒去了？」

「哈誰知道？大概到公報處去找朱處長討口氣去了。」趙科員說。

趙科員推測的不錯。朱處長是高科長的靈魂。「咱靠着誰吃啦？」這是科長自己說的。

四月二十六日

昨天晚上被趙科員拉到夫子廟去，賞玩秦淮夜景。燈火並不怎樣繁鬧，管絃的聲音，只能亂心，並不悅耳。可是回來，再也睡不着覺，思前想後，竟感到無限的無名的悲哀。早上五點鐘跑到衙門裏去，在簽到簿子上劃了到，然後獨自到清涼山上去散步。一個小小庶務，天天兒柴米油鹽的作些瑣碎事，現在也居然有閑工夫來一望遠山的晨靄依稀，近林的疏落有致，令人憧憬着「皈依自然」的快樂。

七點半鐘又回到衙門裏，劈頭碰見趙科員。現在他住在衙門裏頭來了，這時候正在院裏立着。

我們倆一同走進辦公室，他說：

「哈我看見你劃了到，在哪兒也找不着你。」

「你找我幹什麼，我不少你的，又不欠你的。」

「找你幹什麼？哈你淨等着挨吹罷！」

「別瞎說了，我爲什麼挨吹？誰敢吹我？」其實我看他說得很嚴重，心裏早就一跳。

「哈昨天晚上咱們倆走了以後，次長公館來電話。又要烟又要酒，還要兩個工友押着汽車去。哈可巧找誰，誰也沒有在這兒。哈科長挨了吹，咱們還免得了？哈「大魚吃小魚，一物降一物」，哈你等着好咧。」

「這不能怪咱。科長不是給他打過電話，他不是親自說什麼也不要麼？」

「哈你敢跟他去講理？昨天夜裏我回來了，聽說有哈麼回事，哈我立刻把到公館去伺候的工友找了來一問，哼！哈你橫豎猜不着是爲什麼事兒？」

「到底爲什麼事兒？」

「哈怪事兒！哈新極了的事兒。」趙科員說話的聲音很低，臉上很得意。「哈昨天次長不是沒有到衙門裏來嗎，哈在公館裏淨凸着肚子生氣來。」